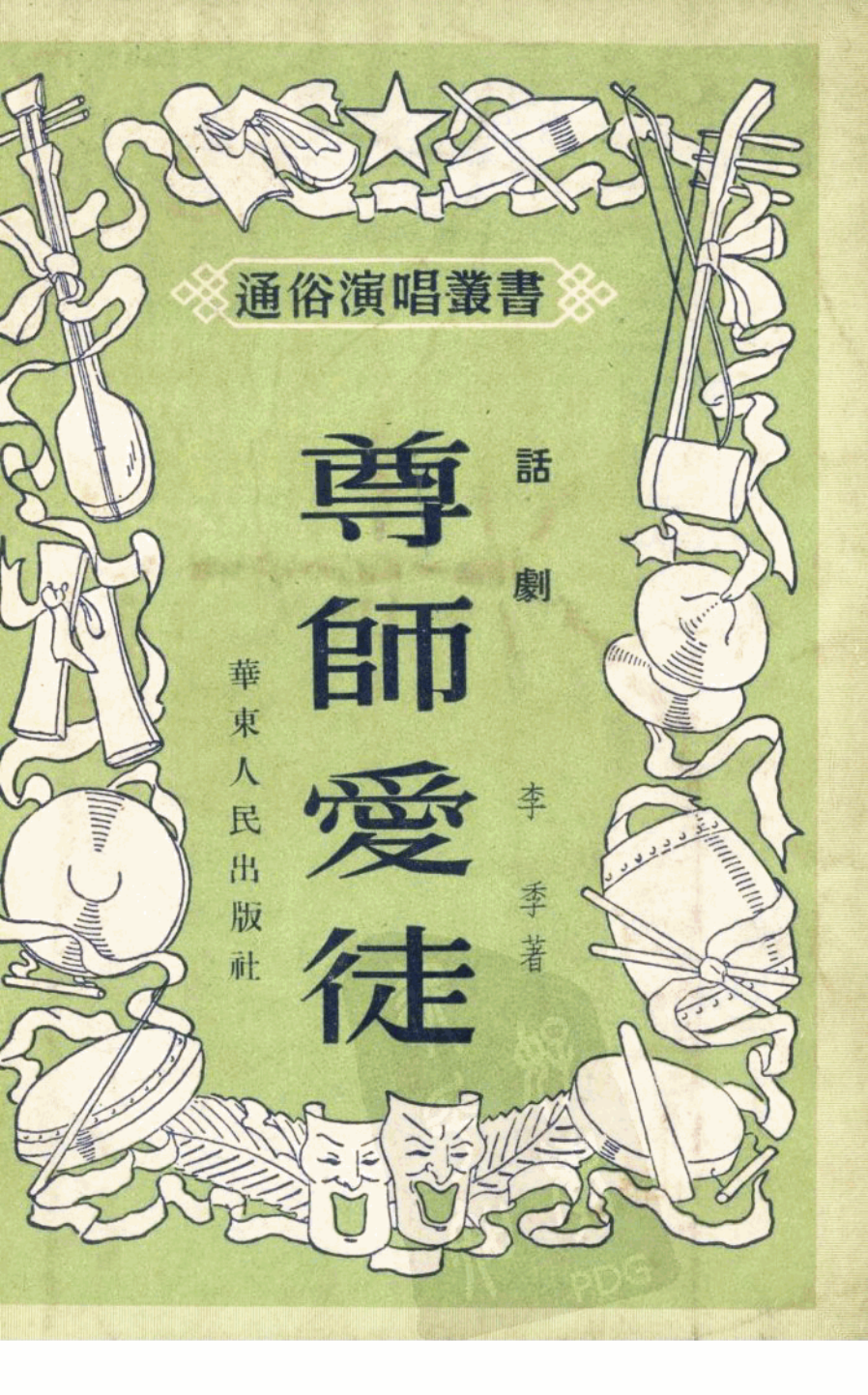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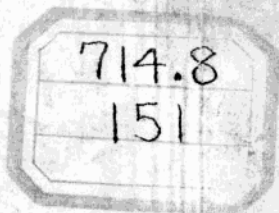
通俗演唱叢書

尊師愛徒

話劇

李季著

華東人民出版社



書號：滬 944 (109-59)

尊 師 愛 徒 · 話 劇 ·

著 者：	李 季
出版者：	華 東 人 民 出 版 社 上 海 紹 興 路 五 四 號
發行者：	新 華 書 店 華 東 總 分 店 上 海 南 京 西 路 一 號
印刷者：	新 華 印 刷 廠 上 海 大 連 路 一 三 〇 號

(滬) 1-10,000

一九五三年九月初版

定 價 1,000 元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〇一號

內容介紹

某工廠修理部技主張師傅和青工劉長興、趙小剛訂立了師徒合同。因為劉長興對張師傅事事順從，不懂就問，張師傅很喜歡他，願意把技術教給他。趙小剛自以為有文化，能看理論書，不懂也不肯問，反在旁邊偷關子，因此張師傅不喜歡他，也不願意把技術教給他。

有一次，劉長興和趙小剛各敲一隻軟木床，趙小剛把軟木床敲出裂縫，成了廢品。張師傅把他批評了一頓，也不教他軟木床應該怎麼敲法，就叫他去檢查螺絲和螺絲帽；趙小剛對師傅常叫他做這種打雜的工作很不滿意。下班以後，他就對劉長興說，他要換師傅了。

劉長興指出了趙小剛不尊重師傅、自高自大的缺點，趙小剛也指出了劉長興對師傅無原則的遷就的缺點。這時，車間工會主席來了。車間工會主席對他們師徒間存在的問題了解得很清楚，他指出了他們師徒三人的缺點，並着重指出師徒關係所以不好，是由於對師徒合同的意義認識不清的緣故。他說，應該清楚的認識到：師傅帶徒弟是為祖國培養技術人才，徒弟跟師傅學技術，也是為了建設祖國，並要他們在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基礎上來改善師徒關係，學好技術。

車間工會主席走後，張師傅來了。劉長興和趙小剛鼓足勇氣在張師傅面前作了自我批評，同時也指出了張師傅的缺點。張師傅經過思想鬥爭之後，認識了大家都是工人，不應該把徒弟看低一等，同時看人教技術更不是為祖國的建設事業着想，因此也作了自我批評。最後，他們一致同意，改訂了師徒合同。從此以後，師傅愛護徒弟，徒弟尊重師傅，師徒三人在建設祖國的共同目標下緊緊的團結起來了。

時間 一九五三年。

地點 某工廠修理部的一角。

人物 張師傅 技術工人，四十歲。(簡稱師)

劉長興 藝徒，二十歲左右。(簡稱劉)

趙小剛 藝徒，十七八歲。(簡稱趙)

車間工會主席 三十多歲。(簡稱工)

佈景 舞台的右面有一張木桌，桌上有一架正在修理的引擎，桌子的右邊有一張小凳。

舞台的左面有一張小桌，桌上有固定的老虎鉗、紗頭、工具、毛巾和肥皂等東西。桌子的右邊有一條長板凳。

舞台的正中，靠牆有隻小衣櫥，櫥內藏有衣服、師徒合同、麵包等零星東西。

開幕 後台傳來皮帶盤轉動的聲音、車床開動的聲音、敲打鐵器和銼東西的聲音。

張師傅和劉長興正在緊張地工作。過了一會兒，劉長興到左邊的小桌子上拿了一件工具，又回到汽缸邊繼續工作。

後台傳來的各種聲音漸漸地低下去。

劉長興忽然停止了工作，抬起頭來問張師傅。

劉 張師傅，這個牙齒上的記號是做什麼用的？

師 （看了一下牙齒上的記號，接過桃子輪和彎軸輪，把輪上的牙齒對齊後，對劉說）這記號，就是叫你把這兩隻牙齒對齊。

劉 爲什麼要對齊呢？

師 這個記號不對齊，兩根地軸就配合不起來，車子就開不出。

劉 哦，原來是這樣！（望着師傅笑着說）我又學會了一點新東西！

師 （滿意地微笑着）照你這樣虛心地學，我保證你八個月達到四級工。

劉 （興奮地）張師傅，想想以前，我進廠半年，一點技術也沒有學會，還是個藝徒工。自從我們訂了師徒合同，我就跟你學會了很多技術。今後我能達到四級工，應該先謝謝你張師傅！

師 你不要謝我，應該謝謝共產黨和毛主席！在從前學

這麼點活，少說些也得五包香煙才能教你。現在技術公開，做師傅的都不保守了，只要你虛心學習就行。

劉 張師傅，你從前對技術有保守思想，現在還有沒有？

師 我啊，工資改革前，多少有點保守。我想：我的技術別人不會，別人就得向我請教，少了我不行。自從工資改革以後，毛主席把我這十幾年憋在肚子裏的冤氣都出了，根據我的技術評定了工資，公平合理，我的技術算是見了青天，我怎麼還能保守哪！我應該把技術拿出來教給你們。長興，只要你肯學，我什麼都教給你。（略停）我帶的這兩個徒弟，我就喜歡你，你又虛心，又老實，待我又好，真當我師傅看待。趙小剛就不同了。他一天到晚就知道唱唱跳跳，驕傲自滿，眼睛生在頭頂上；他算有文化，不肯虛心學技術，專門在背後偷關子。這樣的徒弟，要是在從前，我早就打上去了。

劉 張師傅，趙小剛是有點驕傲自滿，你有空可以找他談談。

師 我找他談？他有文化、有理論，我談不過他。這種人，隨他去，反正沒出息！

劉 張師傅……(想說又停止)

師 唔?

劉 (想了想還是說了)趙小剛剛從學校裏出來，愛面子，還有點自高自大，看不起人。這些缺點是存在的。

師 唔。

劉 可是你……

師 什麼?

劉 (吞吐地)你……哦，沒什麼。

師 你說啊!

劉 真的沒什麼。

師 你這個人，有話爲什麼不說?

劉 (想了想)他愛面子，有些技術不懂，又不問，常去找理論書看。

師 讓他去找理論書。學技術是爲他自己，又不是爲我。他不問我，我還硬送上去。

劉 你找他談談吧，張師傅。

師 他老三老四的，不找我談，我去找他談?

劉 (覺得張師傅這話不對，想提意見，但又不敢)張師傅，你這樣……

師 你管你自己，早一點學好技術，拿四級工薪，還可以改善生活。趙小剛啊，讓他去！

劉 唔。

〔後台有人叫：“劉長興，合作社重點配給的東西來了，來領吧！”

劉 來了。

師 去領吧，領了快回來幹活！

劉 我就去。

〔劉長興剛走到門口。

師 長興！

劉 噯！

師 把我的米票、煤球票也領來啊！

劉 知道。

〔劉長興下。

〔張師傅一個人在忙着幹活。

〔趙小剛拿了一捲軟木和一桶車油上。

趙 張師傅，軟木和車油領來了！

師 趙小剛，你怎麼去了這麼久？

趙 領東西的人多，等了半天。

師 （不信似地）哼！

趙 放在哪兒？

師 (一指)放在那邊!

趙 (把東西放下後,一面用紗頭擦手、一面走到張師傅身邊,善意地問)張師傅,這引擎什麼時候能完成?

師 (不滿意他這樣老三老四的態度)還有四五天!

趙 我說,張師傅,我們要抓緊時間,爭取超額完成任務!今年我們祖國開始大規模經濟建設,什麼活兒都要抓緊幹!

師 (以為趙小剛有意說他,對趙小剛一瞪眼)誰沒有抓緊幹?我在唱歌,還是在跳舞?

〔趙小剛碰了一個釘子,翻着白眼在一邊傻着。

〔張師傅自管自地忙着幹活。

〔趙小剛停了一會,走到桌子邊想找點活幹,可是找不着。

趙 (只得走到張師傅身邊)張師傅,我幹什麼活?

師 敲隻軟木床。

趙 哦。(拿起領來的軟木敲軟木床)

〔劉長興手裏拿着米票和煤球票上。

劉 張師傅,你的米票和煤球票拿來了。放了工,我就叫店裏給你送去。

師 嗯!(想了一想)不不,我自己去叫,把票子給我。

劉 為什麼?一直是我給你叫的嘛!

師 這次我自己去。

劉 我去不是一樣？

師 不不，還是我自己去。

〔劉長興望望張師傅，然後把米票和煤球票給他。

劉 張師傅，我幹什麼？

師 (四面看看，態度比較和善地)你先敲隻軟木床吧。

劉 哦。

〔劉長興走到趙小剛身邊，開始敲另一隻軟木床。

〔三個人各幹各的，只聽得舞台上敲、鏗的聲音。後台也傳來皮帶盤轉動的聲音。

〔趙小剛和劉長興二人已經把軟木床敲好，都拿到張師傅面前。

〔後台皮帶盤轉動的聲音逐漸低了下去。

師 (先接過劉長興手裏的軟木床，反覆看了一下，覺得滿意，放在一邊)敲得不壞！(又接過趙小剛手裏的軟木床，一看就生了氣)你敲的什麼東西？

趙 (翻翻白眼)……

師 軟木床敲出裂縫還有什麼用？

趙 (知道自己錯了，所以一言不發)……

師 浪費了時間，浪費了原料，敲出這麼個東西！要不是你，我們早就超額完成任務，搶到紅旗了！

趙（受了冤枉似地）張師傅，這……這……這怎麼能怪我啊？

師 不怪你怪誰？東西是你敲的，廢品是你出的！

趙（憋着一肚子氣說不出話來）……

師 做錯了事還不認錯！

趙（不語）……

劉 張師傅，我幹什麼？

師 你裝活塞。

趙（忍着氣問）張師傅，我再敲隻軟木床？

師（一指螺絲堆）你檢查螺絲和螺絲帽！

趙 張師傅，你老是叫我做打雜的事，我什麼時候才能學會技術？

師 你連一隻軟木床都敲不好，還想學什麼技術？

〔趙小剛又碰了一個釘子，無可奈何地走到螺絲堆旁邊，動手檢查螺絲和螺絲帽。〕

〔三個人各幹各的活。〕

劉（手裏拿着幾個活塞試裝了一下，總是不行）張師傅，這幾個活塞我搞不清，哪隻活塞裝在哪個汽缸裏？

師（耐心地教劉長興）這個叫聯桿活塞，聯桿上都有

記號。(指聯桿上的記號)你看：這上面有“一”字的，就裝在第一隻汽缸裏；有“二”字的，就裝在第二隻汽缸裏。假使裝錯了，鉛婆司、彎地軸就都要燒壞。

〔張師傅在教劉長興的時候，趙小剛放下手裏的螺絲在一邊偷看，並掏出筆記本記下。

劉 我懂了，張師傅。

師 你不懂我再教你。

〔劉長興根據張師傅說的辦法，很順利地裝好活塞。

〔趙小剛心裏很氣，無可奈何地繼續檢查螺絲和螺絲帽。

〔三個人各自幹活。

〔後台皮帶盤轉動的聲音，和車床開動的聲音又傳來了。

〔一會兒，下班鈴響，各車間、各部門的機器聲音都逐漸停止。

師 時間真快，又下班了。

〔張師傅略收拾一下工具，就走到左邊，坐在長板凳上休息，一邊用紗頭擦着手。

〔劉長興立刻提起水桶出去打水。

〔趙小剛把螺絲和螺絲帽收拾好，拿起紗頭擦手。

師 (望了趙小剛一眼) 小剛，把引擎那兒的東西收拾一下。

〔趙小剛認為收拾工具是大家的事，不該叫他一個人做，心裏

很氣，但又不便發作，把紗頭一扔，勉強地走過去收拾工具。

〔劉長興提一桶水上，放在張師傅面前，並把肥皂和毛巾拿來給張師傅，張師傅接過毛巾和肥皂洗起手來。

〔劉長興又過去幫趙小剛收拾零件。

師（洗完手後，正在擦手）長興，這個引擎明天加把勁，想辦法搞完它。

劉 對，張師傅，我們爭取明天完成。

趙 明天能搞好，就能提早一天完成任務，我同意！

師 你別嘴上說得漂亮，完成任務要靠實際行動的！

趙 張師傅，我在工作上，從來沒有馬虎過。

師 沒有馬虎過？一天到晚唱唱歌，跳跳舞，工作就能完成了？

趙 張師傅，這一點你要說說清楚！我可沒有在工作時間唱過歌、跳過舞！

師 七點三十分上班，你就不肯在七點二十九分進車間，總要到三十分才進車間，有時還要遲到幾秒鐘！車間的準備工作一點不做。你說：你這是什麼勞動態度？

趙（無話可說）……

劉（見此僵局，趕忙勸開）張師傅，快去吃點心吧，還

有半個鐘頭要開會了。(又回頭招呼小剛)小剛，快來洗手，水涼了。

〔趙小剛收拾完東西，慢慢地走到水桶旁與劉長興一起洗手。

師 (掏出香煙盒一摸，是個空盒，用勁捏成一團使勁摔在地上)長興，給我買包香煙去。

劉 哦。(從水桶裏抽起雙手，擦乾後，走到張師傅面前)

師 (數好鈔票，正要給劉長興，突然想到這樣不對)不要了，我自己去買。

劉 我替你去買是一樣的。

師 不要，不要，我自己去。

〔張師傅出去買香煙。

〔趙小剛把濕手擦乾，氣憤地把毛巾扔在桶內，坐在長板凳上發楞。

劉 趙小剛！

趙 (專心在想問題，沒聽見劉長興叫他，突然)我要換師傅了！

劉 換師傅了，爲什麼？

趙 他不配做我師傅！

劉 不配？爲什麼不配？他有技術。

趙 就是這技術害了他，政治不開展，落後。

劉 他思想落後，那你自己呢？

趙 我？我站穩立場向他進行鬥爭！鬥爭他的滿腦子封建殘餘！

劉 趙小剛同志……

趙 你說，他把我們青工當什麼啊？

劉 趙小剛同志，你不要衝動，看人要實事求是。自從工資改革後，張師傅進步多了，態度也比從前好了。從前，做學徒的好像是老師傅的傭人，老師傅的事情，哪一樣不要學徒去做？現在，你看張師傅，米票和煤球票不要我去送了，香煙也不要我去買了，他私人的事一樣也不要學徒做了。這不是事實嗎？

趙 你看他對我怎麼樣？從來不好好說句話，一來就訓一頓！

劉 張師傅對你態度不好，可是你自己呢？你驕傲自滿，看不起師傅；不懂的技術，也不提出來問，和師傅鬧不團結。你自己想想看，這樣對不對？

趙 （沉思着）……

劉 上班以前，你不肯早一點進車間做好準備工作。老師傅對你有意見，你還說他落後！

趙 （沒話說）……

劉 到現在敲一隻軟木床都會敲裂，他能放心叫你做別的工作嗎？

趙 （覺得劉長興的話對）……

劉 我們跟師傅學技術，就得尊敬師傅；像你這樣看不起師傅，和師傅鬧不團結，師傅還願意把技術教給你嗎？

趙 （沉默了一會）就算我有這麼多缺點吧，那麼你呢？你什麼意見也不敢向他提，他說什麼你就依從什麼，你這是遷就落後！

劉 我遷就落後？

趙 像剛才，大家都拿了毛巾、肥皂出去洗臉洗手，你一定要替他打水打回來給他洗。你經常這樣侍候他，是什麼道理？還有剛才送米票和煤球票，買香煙，他已經不要你去了，你一定要替他去，這是不是遷就落後？

劉 這個……我從前沒認識到。

趙 張師傅這種家長式帶徒弟方法，我們要向他展開鬥爭！

〔車間工會主席上。〕

工 鬥爭誰啊？

劉 車間工會主席來了，有什麼事？

工 開會換地點了，在二樓。

劉 哦。

工 你們在談什麼？

趙 我們在研究我們的師徒關係爲什麼搞不好！

工 對，應該研究。你們的情況我都了解。我先問你們一個問題，你們爲什麼要訂立師徒合同？

劉、趙 這還用問嗎？當然是爲了提高技術。

工 提高技術是爲了什麼？

劉、趙 （一時不知道怎麼說才好）……

工 是因爲國家大規模經濟建設，需要大量技術人材，擴大生產。你們學會了技術，就是替國家增強了建設的力量。這個道理你們不知道？

趙 知是知道，不過……

工 不大明確是不是？（趙小剛和劉長興點頭，表示同意）你們光知道學了技術，達到四級工，工錢可以多拿點，這是個人主義的想法。張師傅單單知道教徒弟技術是爲了讓徒弟多加工錢，也不對。師徒雙方都應該明確認識到培養技術人才是爲了國家建設的需要，師徒都應該面向生產，做到包教保學，